

“莲心”不死

武文欣

我听叶嘉莹先生讲课有这样的印象：不看讲稿、信马由缰、随心而行，她把这称之为“跑野马”。不论她“跑”多远，90多岁的她站着滔滔不绝地讲一两个小时，“缰绳”神奇地一拉就能“跑”回来。在她的旁证博引中总能获得新的启迪，这便是叶先生授课独特的魅力。

2016年10月，叶嘉莹先生曾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作了一场名为《晏欧词的评赏——谈北宋晏欧词对南唐冯李词的继承与转化》的演讲。记得演讲快开始时，身着紫色开襟长衫套装的叶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地走向讲台，但一站到讲台上讲起诗词，整个人的气质便不一样了：白发微卷，神采飞扬，毫无疲态。对古典诗词的热爱让这位老者身上积蓄着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考虑到叶先生的年纪，讲台上配了座椅，但她不坐，全程站着讲课；对诗词，她总是怀着一种尊重。

“跑野马”背后是叶先生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她擅长运用联想、比较的方法去讲解

作品的内涵，由此及彼，中西贯通，名作佳句、中外典故顺手拈来，期间还会融入自己对人生的体悟和思考，总是展现一个广阔自由的诗词世界。

讲温庭筠的《菩萨蛮》，她会谈到李商隐、秦韬、王国维，还会借助西方符号学理论对词进行解读；讲杜甫诗“香稻啄余鸂鶒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她随手把王国维的词《蝶恋花》和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拎出来作比较，说明“写境”与“造境”的区别；讲辛弃疾的词作特点，她从辛词引出词的起源和本质，再由词牌“小令”与“长调”的区别讲到为长调写了大量歌词的柳永，再回到辛弃疾的长调《水龙吟》……听课不能走神，否则便跟不上她的思路，一节课听下来，恍惚有种“纵横八万里”的感觉。

与别人讲诗重知识、背景不同，她向学生传达更多的是文字里所蕴藏的生命，引导学生“兴发感动”。孔子曾说“诗可以兴”（《论语》），即诗给人一种兴发和感动。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日月星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总会激起人心中的触动，这种内在的感动便成了创作的原动力。读懂了诗歌中的这种感动，结合自己的体验，就能唤起心灵

深处的美好情感和高尚意趣，诗歌的生命由此得以“生生不息”。

要实现读者与诗人心灵的交流和感应，吟诵是最好的方式。叶先生讲授诗词，总是能将人的思绪带入作品的情感世界中，这和她懂吟诵有很大关系。吟诵和唱歌不同，唱歌按照乐谱来唱，需要掌握的是乐谱节奏，吟诵则是按照诗歌的节奏来诵读，要掌握的是诗歌的节奏韵律。古人创作的诗歌是在吟诵时伴着声音出来的，诗歌从形成上就受到了吟诵的影响，读诗词不合乎平仄，相当于把诗词一半的生命抽空了。叶先生在课堂上吟诵诗词时，讲台下总会很安静，诗歌中动人心弦的那种或悲哀凄婉或缠绵悱恻的情感，便从她的每一个平仄声调中缓缓流露了出来。

“弱德之美”是叶先生常提到的词，也是她的创造，用来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特质。“弱德”和弱者不同，弱者只能趴在那里挨打，而“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的品德，是敬畏节制，是坚韧不拔，是外圆内方。从审美角度看，“弱德之美”就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在她身上能看到这种美。

复活的河流

赵克红

不久前参加采风活动，一条河流进了我的灵魂深处。这条河流曾经被污染，几乎断流，就是流经洛阳城的四大河流之一的瀍河。治理后的瀍河孟津段，像一条宽阔的玉带，从孟津的南大门前缓缓流过。

时值盛夏，我再次来到发源于豫西丘陵山区孟津的瀍河，开始了心仪已久的一次约会。

站在邙岭上，俯瞰瀍河上游的牛步河人工湿地公园，波光粼粼巧妙地点缀着栈道拱桥、岛屿水车、亭台廊道。沿着瀍河孟津段悠长的河道由西向东，蜿蜒曲折的河流两岸秀美的景色，让我应接不暇。

沿廊道前行，有一座四面环水的亭子，凉风习习，是夏日乘凉的好去处。亭里有人在专心画画，还有人坐在长条椅上聊天，其中一位看上去已是古稀之年。闲聊得知，他就住在瀍河旁边，一有空闲便来这里转悠，“治理后的瀍河从我家门前流过，水清岸绿，环境优美，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他说。

昔日人迹罕至的瀍河故道上，如今行人如织。远处有一座的橡胶坝，清澈的河水 flows 直下，形成一个浪花飞溅的小瀑布。近前，“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穿城而过的瀍河，穿缀起“碧波万顷、倾城盈绿”的生态长廊。瀍源湖、湿地保护区、运动健身区、文化娱乐区、观景休息区等几大区域，融自然美、人文美、现代美于一体。

宽阔的河床里，碧绿的荷叶在夏日微风中轻轻舞动，荷花在河水中亭亭玉立，竞相展示着各自的美。河床中还有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植物，到处是蓬勃的生命律动。

“这里原先是条臭水沟，如今变成了环境优美、湿地公园。”居住在附近的王大妈，经常带着孙子在瀍源公园遛弯儿。她说，这里成了她锻炼、散步的必到之地。徜徉于此，欣赏“鱼戏莲叶间”的美景，听着鸟儿合奏的悠扬交响曲，荷花的清香，随着清风在湿润的空气里荡漾，沁人心脾。

在一片草木丰茂的湿地里，芦苇荡中游出一群野鸭和几只白鹅，以及停留在水面和苇丛中的水鸟。绿色的水面染绿了鸟的羽翼，染绿了清洁的空气，也染绿了人们的好心情。

碧水、蓝天，游鱼、翠鸟，亭台楼阁，还有水的柔美、草的葳蕤，组成一幅立体的风景画轴，让人仿佛置身于旖旎的江南水乡，景观水系木栈道、步行长廊、沟谷生态林氧吧等，疏密有度、错落有致。长达15公里的沿河通道，宛若一条彩带，将瀍河装扮得更加灵动秀丽，成为当地居民的一条生态休闲观光路。沿河漫步，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只叹时光不能在此停留。

不知不觉间，夕阳的余晖洒落大地，河面上流淌着斑驳的光影，花草树木的枝叶上，有金色的阳光在晃动。瀍河，离繁华不远，离田园很近。在这充满诗意的环境里，人们的心灵变得充实而宁静……



《丁香》 艾萨克·列维坦[俄]
马伽供图



《松阴晚棹图轴》

(局部)

赵孟頫[元]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据称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

赵孟頫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绘画上，他开创了元代的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其绘画技法全面，取材广泛，山水、人物、花鸟无不擅长，书法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擅，尤以楷书、行书著称，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倡导师法古人，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此外，他强调“书画同源”。其绘画、书法和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 供图·配文 络因

G 守静观海

咖啡馆的氛围

欧阳

本人对咖啡除了提神诉求外，并没有特别的嗜好，是个速溶咖啡就可以打发的家伙，尽管绝大多数此类咖啡都极端“难喝”。

很奇怪的是，身边不少朋友觉得我喜欢喝咖啡，时常还有人向我推荐不同品牌、品种的挂耳、胶囊咖啡，甚至建议去北京某地的某家咖啡馆“享受”一下。问及背后的原因，友人通常的答复都是：感觉我很喜欢咖啡。

也许吧。想到每每遇到咖啡爱好者，我都爱请教何种、哪款味道更优之类的问题。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朋友们将我的好奇心解成爱好了。再一个因素，是我确实对咖啡馆情有独钟。这当然不是鄙人热衷进店品茗咖啡——实际上我很少进咖啡馆，而是基于某种对咖啡馆氛围的想象，或者可能是自己相关咖啡馆文化的虚构。

回过头去看，我上大学时就比较喜欢茶馆，四川的那种“老茶馆”，下棋喝茶打牌聊天都可以落座，很便宜，一两角钱就可以虚度一

天，尤其是成都的茶馆，包括那些公园里露天的“茶铺”——土著仍旧称之为茶馆。朋友、同学相聚谈论高雅的书本，或是理想、未来，都可以在茶馆里高谈，一人独坐看书也行，你不会觉得孤独，因为茶馆很热闹，卖完菜喝杯水的菜农、掏耳朵一番后听评书的闲人，说正事儿不怕偷听的正经人……总之，是一处热闹、繁乱、安静的世界儿，这就看你在找寻什么样的心情了。

关于咖啡馆，我最初接触时就有诸多关联茶馆的想象，喜爱之情自然而然。后来，随着对咖啡馆非实际的了解累积，更多了几分偏向。比如，当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鲍勃·迪伦)写成于咖啡馆的时候，向往咖啡馆之情油然而生，可惜彼时北京几乎没有“咖啡馆”，能喝咖啡的去处基本上是星级宾馆，个人感觉那是找不到感觉的区域。后来咖啡馆渐渐多了起来，星巴克这种连锁店随处可见，自己进咖啡店的次数也多了一些，但感觉依然欠佳，那是一种远比不上成都“老茶馆”的感触。

直到能让人想象文化韵味的书店·咖啡一体，我才真觉着咖啡馆不错，它总让我想到

前年关于叶先生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上映，影片中，叶先生的友人、学生多次提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先生一生命运多舛。17岁时丧母，之后婚姻生活不幸，1976年的春天，她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又在车祸中双双离世……但是，命运的随意摆弄和抛置，她没有被打垮。在经历了痛极的忧苦后，她超越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将目光投向高远的人生境界。“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叶先生的性格里，总能看到一种向上冲的力量：什么都不能阻止她努力去实现自己人格的完善。

曾经有很多人问古典诗词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在她看来，诗歌的价值不在于眼前的物欲得失，而在于精神和文化。诗歌中的那一份感发之力蓄积于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和修养，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且高瞻远瞩之精神不死的心灵，让人在纷杂扰攘的世间“诗意地栖居”，让人在忧患时有力量自渡。叶先生希望能把这种美好传递下去。

农历六月又称荷月，叶先生出生在这个月，于是家人给她起乳名为小荷，叶先生因之与荷花结下不解之缘。她爱荷也诵荷，看到荷花盛开的清丽风姿，她吟道“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待到秋日荷花落尽，她感受到的却是花朵凋谢后的勃勃生机，“一任流年似水东，莲花凋处孕莲蓬”。

荷花会凋零，但是莲蓬里有莲子，莲子里有莲心，莲心不死，荷花便会有重开之日，“荷花”就可以千年绽放。“莲心”在，诗便不会远。

马慧霞

初夏，下起了浙浙小雨，我不禁抬起脚，去探寻烟雨中的小巷。撑一把油纸伞，走在小巷里。江南的巷子给人感觉就是充满诗意又略显沧桑，浸在烟雨里，遥远而又熟悉。青色的砖，白色的墙，层层叠叠的宅屋，蜿蜒的青石板路，清一色的景色延伸到石桥边。

我走在小巷的青石板上，远远便见一座古老的石桥。桥下清澈的水，倒映出桥的身影。雨点落在河面上，轻风拂过，荡起道道涟漪，隐约可以看到一群小鱼嬉戏玩耍。“小姑娘，要坐船啊？”船家亲切地问。踏上一艘乌篷船，我坐在晃悠悠的小船上观看着沿岸的风景，雅兴十足的船家，即兴唱起了小曲，此时若是再来上一小口美酒，那就更为惬意了。暮色渐渐降临，看着眼前灯火下的小巷、石桥以及穿梭的人，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放松。夜色下的小巷，就连颜色都是那般让人迷恋。暖黄色的灯光、灰白色的墙与绿色的树叶遥相辉映，使得水面的颜色格外丰富，船桨划过，好似画了一幅古镇水墨画，色彩浓郁而又生辉。

走在烟雨中的小巷，或许你会遇到一位江南女子。江南女子就如同江南的水一般温婉，金钗青丝，清眉秀目，一个人独自站在小巷的望江小楼上，依着雕栏，望着来来去去的客船，盼着心中的人儿。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除了离愁，或许还有小巷屋檐下的烟雨，或许还有江南女子的青丝。

在江南小巷不仅有才子佳人，更有让你垂涎欲滴的美食。东坡肉，梅干菜，桂花藕，便是江南出了名的美食。东坡肉色泽金黄，肥而不腻，口感微甜，入口酥软即化。桂花糯米藕则香甜、软糯，带着淡淡的桂花香。至于那梅干菜，其实也叫乌干菜，是当地有名的“三乌”之一：乌篷船、乌毡帽和乌干菜。江南小巷里的美食，亦有着诗词意蕴。

小巷两侧的灯光在浙浙小雨里细碎如鳞，桨声橹声穿花拂柳，也有红红的灯笼轻晃在乌篷船舷。

小巷从千百年的岁月里延伸过来，小巷的青砖灰瓦写满了风霜，深嵌在江南的每一寸肌肤之上。有几滴雨点打在脸上，我顺手一抹，一脸的滋润，再抬眼的时候，整个小巷都是这般润润的了。

临别小巷的刹那，我频频回头，几缕炊烟袅袅升起，微风频频，将斑驳的烟影留在了小巷深处。

杏子压枝黄半熟

孙菁美

去附近的公园锻炼，回来的路上，一股淡淡的杏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正惊奇时，我就听见有人说：“这边有杏子哎，早上刚摘的，可新鲜了！”抬眼望去，路边不远处摊主和顾客正对着篮子里的杏儿聊天，我不得不得想起小时候“摘”杏子的时光。

那时村子里只有几棵杏树，多是在院墙里，只有小脚婆婆家的杏树是在院子外面。裹过脚的小脚婆婆90岁了，总穿一身黑，话也不多，小小的我们都不敢亲近她，但却时常惦记着她家的杏儿。

她家共有三棵杏树，每一棵都有两层楼那么高，大号碗口那般粗。结出的杏子大且香甜。杏子成熟时，似有几里之外就闻得见的杏香味，这引诱着我们。金黄色的杏子垂悬在绿茵间，在阳光的照耀下，黄绿鲜明。我们站在树下，就像是在一个布满了黄色星星的绿色穹顶下。

我们垂涎欲滴。一次调皮的男孩主动请缨爬树，但在这挺拔得像一根石柱的杏树面前，他终究没有成功；有人建议把家里的竹竿弄来，但是那样的话，动静就太大了；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摘”杏的天然帮手——风神婆婆。然后，我们像个气象员一样，观察着天气变化，一察觉到风，就带上准备好的草帽，奔到大树下。

小风只能吹着树叶哗啦啦，拒绝下来的杏子像铃铛一样在枝头摇摆……这时，我们会双手合十：“风神婆婆，请你再吹大一点吧！”风神婆婆总会有听到了我们祈祷的时候，于是树枝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树干左右摇晃，树叶纷飞，这时，树上就会掉落下来许多杏子。我们翻过草帽，麻利地捡拾着。这个过程中得有个人放哨，看主人有没有出来。大概十来分钟后，风神婆婆收紧了口袋，我们也收获了一小帽兜的杏子。然后，迅速撤离。

但也有不吹风的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徘徊在树下，被小脚婆婆看见了说：“惦记我家杏子了吧！”我们支支吾吾地答：“树荫下凉快。”她看了看我们说：“我这小脚也不能帮你们摘杏，不过过几天，我儿子从城里回来，到时候摘杏子，你们就过来吃吧！”听到小脚婆婆的话，我们放松了下来，慢慢地走到她跟前，有人摸着她的拐杖，有人则摸着她的小脚。原来，小脚婆婆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接近。小脚婆婆还告诉我们，杏子不能多吃，对身体不好，但杏仁可以多吃。

后来几年，每到杏子成熟，我们就会去看望小脚婆婆。

茶观

温海宁

“粗茶淡饭”一词是极好的。如今，辛辣油腻的食物大不受欢迎，淡饭成为养生的潮流。粗茶却还没有达成共识，生活水平高了，喝点好茶也在情理之中。这里所谓的“好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不在茶叶等级如何、价钱多寡。《红楼梦》里妙玉拿腔调的讲究，无视茶的解渴功能，我不敢苟同。北京大碗茶是解渴的，田间地头、寻常小巷解渴茶饮都是常见的，也许都是粗枝大叶的低档茶，或陈年旧茶，要的是色足味浓即可，劳作之余的歇息，摆龙门阵的佐料，都是好茶。至于泡茶的水，更不必讲究了，清洁即可。

我喝茶基本上是“牛饮”，过瘾。夏天炎热的周末，晚上泡一大杯普洱茶，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第二天早上公园跑步，红光满面，然后小巷菜市场买菜，回家冲洗去淋漓大汗，穿件宽松衣裳，从冰箱内取出色如红酒的普洱茶喝着，冰凉醇厚沁人心脾。

出差或旅行，我一般都会带上自己的茶和一小壶。入酒店卸下尘埃，安顿妥当，便会泡茶。之后酒店窗前就坐，看异乡地貌风物，独饮香茗，头脑清醒，一时神游江海。